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蒙齋中庸講義卷三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錄監生臣孫永治

蒙齋中庸講義卷三

宋　袁甫　撰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

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

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

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

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文武之孝與文武之政一而已矣政在方策可覆視

也人存者盡人之道如文武是已文武雖亡復有盡人之道者繼之亡猶存也君子以人治人人皆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則順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治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敏莫甚焉以地道敏樹譬人道敏政可謂妙于形容矣蒲盧蘆葦也蘆葦易生之物孰生之地之神氣也神氣可聞乎可見乎以爲可聞可見則神氣果何物耶以爲不可聞見則蒲盧在目前耳噫達乎此則知性命矣知中庸矣

知敏政矣爲政在人盡人道者始可謂之人身與人非二物取人安得不以身道與身非二物脩身安得不以道仁與道非二物脩道安得不以仁仁者人也

論語言仁之方未嘗直指仁體言之直指仁體者其惟此一句乎凡草木五穀芽甲未生已具一陰一陽矣人之生也負陰抱陽仁即人也申之曰親親爲大因仁以及義義者宜此者也又申之曰尊賢爲大兩大字不可輕看至大之中有至微者存大包天地微

入無倫故親親非無等差也有隆殺焉尊賢非無區別也有等級焉品級劑量至纎至悉禮也仁義禮一原也故曰生生非由外至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註以為脫簡今從之故君子不可不脩身接上修身字今試以身體之吾欲脩吾身盡反思吾之親親果仁乎未乎此所以不可不事親也吾欲事吾親盡反思吾之尊賢果義乎未乎此所以不可不知人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若之何而知之曰親

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命之性也不思不知人思不知天耳知天當何所用力曰其惟格物致知乎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何物也太極之妙陰陽具焉分陰分陽萬物生焉故格物乃可言致知知陰陽乃可言格物人亦萬物中一物耳明乎天之陰陽則通之于人凡剛柔緩急輕重雜然不齊者一陰陽也而知人特餘事耳非特知人也人倫之中曲折萬變皆不能逃乎陰陽二字孝子之事親

所以至于天地明察者亦惟通乎此而已大舜之聖明庶物察人倫亦是物也孔子所謂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者亦是物也此即所以修身也然則致知格物之學極而至于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無不該貫嗚呼天命之謂性一語其可不深玩而精講之哉

方策載文武之政而人則政之精神也人道涵育羣生猶地道之發育萬物蒲盧易生之物也可謂敏矣

孰生之地之神氣也敏政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氣為之乎政之係于人也尚矣取人以身身即人也脩身以道道即身也修道以仁仁即道也以人訓仁非兩物也義者宜此亦非兩也謂為非兩親親尊賢兩不悖也奚止于兩三千三百各有等殺禮所生也禮本太一此所以為一也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蒙上親親也身者父母之遺體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蒙上尊賢也天地之性人為貴也思知人不可

以不知天知天何也知性也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知天之陰陽則知人之剛柔知陰陽剛柔則能諭父母于道而孝可以立身如此則四海之内同一愛敬綏來動和敏孰加此

天叙五典通行萬世而人鮮行何也有達德而後可以行達道也知仁勇人人同得故亦謂之達有德則道行矣而復繼之曰行之者一豈三德之外别有所謂一耶噫知者知此者也仁者行此者也勇者强此

者也知此者誰歟行此者誰歟强此者誰歟非性歟非天命歟伏羲之未畫易也未有隂陽之名而健順之理已函未有剛柔之名而動静之理已具自伏羲畫之曰一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十百千萬皆一也堯舜禹又名之曰中有中則有上下有四方以至無窮皆中也子思得吾夫子之的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曰至誠之道誠即中也即一也即天命之性也誠可以實言乎曰實固誠也而未足以盡誠誠

無對也而實則有虛爲對矣離之中虛坎之中實皆誠也實對虛而誠則包虛實而無與爲對也是故太極無對性無對道無對中無對誠無對無對即一也一乃萬之宗也無對乃有對之宗也知有三聖人一性湛然與太虛同故曰生知彼學而知困而知者一日通徹無間則猶聖心之湛然太虛也故曰及其知之一也行亦有三聖人純純皜皜從容中道故曰安行彼利而行勉而行者一日如至其家則猶聖人之

從容中道也故曰及其成功一也此論知行而知仁勇三德益明猶以爲未也又以好學力行知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學而知味于知最近行而不倦于仁最近恥不若人于勇最近知斯三者則得所以用力之方故脩身治人治天下國家舉不出此嗚呼反覆此章吾夫子直以聖人之事望學者慮學者以聖人爲終不可及故指示之曰患不學爾患不勉爾果能奮發磨勵其歸則一又教之曰用力之要當自近始

學者一閱此訓醉而醒夢而覺踴躍直前擔荷茲事蚤夜𩲡勉弗得弗措使吾身與是書為一即知也即仁也即勇也不然良醫畀以起死之藥疑而不肯服奈之何哉

五典天下所通行知仁勇天下所同得故皆曰達至哉達乎天地之元陰陽之交鬼神之會洋洋如也淵淵浩浩如也吾于是觀達焉于是觀中庸焉于是觀性命焉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萬之宗而無與為對

者也是故太極無對性無對道無對中無對誠無對無對即一也一而二非對乎曰一而二二而三以至十百千萬皆一也無對則有對在其中矣知有三生知者性之也湛然太虛也學焉困焉者一日通徹無間則亦可與生知者等故曰及其知之一也行亦有三安行者性之也坦然大路也利焉勉焉者一日如至其家則亦可與安行者等故曰及其成功一也學者欲造此一乎當自近始學而知味近知行而不倦

近仁恥不若人近勇切近則非二物矣豈獨脩身哉治人治天下國家可也何也一人之性千萬人之性也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而炯然不可亂者則一也經常也萬世常行也九經論修身尊賢親親與上文相貫上文先親親而後尊賢上恩也此先尊賢而後親親上德也各有攸當也大臣以敬言體貌貴隆也羣臣以體言情意貴親也各有義也庶民視之如子百工則來之而已末不勝本也諸侯近于遠人今先

遠人而後諸侯柔遠能邇也九經必始于身身也者其親親尊賢之標凖大臣羣臣之表儀庶民百工之宗主而諸侯遠人之所觀瞻乎道立云者以人治人道于是乎立也又得賢人爲輔則所立愈不惑矣然後施諸家則親愛洽而諸父昆弟之怨消矣用諸朝廷則君臣不疑而明良之歌作矣羣下歸美而天保之雅興矣推諸天下則仁化流行而勸相之俗成矣農末相資而貨財之源裕矣達諸遠方則四夷慕

義而中國尊矣庶邦丕享而德威昭矣子思既言明
效大驗如此又從而數繹之使夫人知九者之經無
一而非中庸也禮本于太一而獨以齊明盛服爲言
衣服非粗淺太一非微妙也上衣下裳精義入神也
非禮勿動寂然感通也此中庸之見于修身者也是
非不兩立邪正不兩大聽讒者必不聽忠好色者必
不好德重利者必不重義故必去讒必遠色必賤貨
則純于天理而邪不干正矣此中庸之見于勸賢者

也人情不甚相遠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我之昆弟諸父不豐其禄位其謂我何哉然禄位可豐也而好惡不可私遵道循義衆所好也亦昆弟諸父之所同好也怙勢作威衆所惡也亦昆弟諸父之所同惡也不徇其私情之好惡而一順其公心之好惡是之謂同夫然後恩不掩義義不廢恩而親愛可長久矣此中庸之見於勸親親者也官盛任使則為屬者各分其職而為長者不必親細務之勞忠信重禄則不但君臣相與以誠而

又為士大夫養廉之地此中庸所以為大臣羣臣勸也時使薄斂既使之有餘力又使之有餘財施於農民者寧過於優也日省月試固不可也其膏亦不必濫其賞施於末技者亦惟其稱也此中庸之所以為百姓百工勸也來不拒去不追其善也可嘉故不須厥問其不善也可矜故不殄厥愠一以撫柔之道待之未嘗以中國之禮繩之也廢絕者存之危亂者扶之朝聘之禮四時行焉厚往者萬福攸同薄來者不寶遠物所以曲盡夫時

義之宜者蓋不敢以遠人例視之也此又中庸之見于柔遠人懷諸侯者也自修身以下止有遠人諸侯不用勸字餘六條皆曰勸味此一字而聖人之心可見焉又發明之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性是也率性則經正而庶民興矣不然則拂其天而人欲肆行曰吾有術以駕馭斯世經可無用也幾何而不率天下之人為禽獸耶吁儒者學為世用經之一字其可不精講乎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夫論君子之德必觀其動者何哉人心之動最于動容而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微之一字厥旨深矣一起居出入動之微也一步趨坐立動之微也一俛伏拜興動之微也一交際酧酢動之微也人心本寂然不動而感物則不能不動其動也常于幾微而驗之凡顯設于宗廟朝廷之上者即其積習于居處燕閒之

時者也發見于大賔大客之前者即其伏藏于屋漏闇室之内者也故詩之美刺每于容貌之間覘人之得失而左氏所載凡禍福休咎亦每于是占焉豈非一動之項皆其中心之所形見而吉凶悔吝之生乎動者有非偶然之故耶動非一端而皆歸于禮以禮而動則威儀容止無往而不合于道不以禮而動則進退周旋無適不違乎理禮者天理之自然毫釐不可加損者也顏子問仁之目夫子告之以非禮勿動

而大壯之象亦曰君子以非禮勿履履必以禮而後為壯動必以禮而後為仁禮之切于修身蓋若此雖然中庸論修身以禮而必先之曰齊明盛服何也服身之章也而所以稱是服者則以具有齊明之德也齊明二字義則一爾齊者必明明者必齊記曰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齊戒精明之德寓見于身章服飾之間然豈獨服而已哉紘綖冕弁以為首容佩玉衡牙以為行容錫鸞和鈴以為升車

之容璧琮圭璋以爲祭祀之容登降揖遜折旋俯仰莫不各有其容衰絰則有哀戚之容甲胄則有不可犯之容若是者豈徒外貎云乎哉皆齊戒精明之德所發見也齊戒精明即吾之本心也故方其未動也吾亦不知其所以然及其既動也吾亦烏可得而已吾惟周旋乎禮之内而不敢少越乎禮之外至于和順積而英華發仁義充而生色盎黄中通而四支暢何往而非禮哉每觀檀弓載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

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夫服除而受弔其爲禮亦難矣哀甚則太過不哀則不及今深衣練冠服有禮也待于廟位有禮也垂涕洟容有禮也故子游嘆息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合矣乎亡于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合何所合中何所中于此可以觀禮矣禮雖亡而義可起以義起禮故動無不中其中也固未可以語動容周旋中禮之盛德然其爲中則一也一動之中中也無一動之不中亦中也茲

所以見禮之無不在也如以一動之中不足以言中則禮之周流于事物間者亦狹矣是故聖人之禮即常人之禮也由一動之中而至于無一動之不中斯所以爲聖人也已而豈他有高妙奥深竒特之事哉乃若曽子子貢修容之事則吾有疑焉何疑爾疑記禮者指爲盡飾之道似未足以究曽子之心也夫容非可修也尤非可飾也記者徒見入廐之後閽人辟焉渉内霤卿大夫辟焉以國君之尊猶降一等而揖

焉則以爲曾子何以感人悟物其速如此意者修飾容貌而然耶嗚呼使容而可修可飾也則子貢固已修之飾之矣何爲闕人卒辭子貢而辟曾子也然則曾子所以能感動人物者何歟曰曾子三省之功盖于是驗焉容之發也是動也心之省也是不動也入廐之時謂之省則可而謂之修飾則差矣曾子平生工夫專在省察故其將死也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與易著戢

皃之語同一原也而或者乃謂容貌顏色辭氣爲末戰兢臨深履薄爲本此何足以語道哉曾子唯一貫之妙其得力正在此此可與心通默識者言膠紙上之語者不能進此也甚矣人心之動至可畏也彼懷姦以惑人飾詐以欺世若所謂象恭滔天足恭可耻令色鮮仁色厲內荏者此固不止于動心而已至于驕者易溢華者易落怒者易悻狂者易躁鬱者易慘悔者易沮慙者易泚一念之動已不能揜于容顏之

閒人之視已如見肺肝呼可畏哉子路孔門高弟也聞乘桴則喜聞陳蔡則愠外境一移内心即動自子路尚爾況其他乎然亦有資禀寛容深而莫測者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喜愠不形於顔面此非學力之不動也天資之不動也乃若聖人之不動又豈子文輩所能窺其門墻哉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者何也禮也中節者何也亦禮也動即不動不動即動慟哭於顔

淵之死出涕於館人之喪若動而實不動也莞爾於武城之弦歌喟然於曾點之舍瑟若動而實不動也迅雷風烈必變恐懼修省之義也而有盛饌亦變色而作則雖一飲食之微亦惕然如天變之臨若動而實不動也式負版者致敬民數之義也而凶服者亦式之則雖一遇哀之頃亦凜然如大祭之承若動而實不動也鞠躬於執圭而愉愉於私覿屏氣於升堂而怡怡於降堦斯須之暫變化不居若動而實不動

也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寄興於山梁之雌負手曳杖消揺於門感傷於兩楹之夢或語或歌隨時而變若動而實不動也故門弟子記夫子動容周旋中禮而曰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人見其為夫子之動容而不知其為夫子之禮也諸陽貨見南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人見其為夫子之動容而不知其為夫子之禮也吾又嘗槪夫子之誨學者以禮矣曰知及曰仁守曰莊以涖之言之次序有深意焉蓋世有聰達

之人而秉德或未粹是知及而未能仁守也亦有秉德已粹而臨民或太簡是仁守而未能莊涖也知而守以仁仁而加以莊可謂盡美矣又申之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嗚呼禮豈可以易言哉動豈易以合禮哉禮次于知仁莊之後固教學者以禮也乃教學者以動也莊涖民非動乎曰涖民動之一端也而動非止于涖民也大傳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凡動于吾身者孰非動哉天下之動與吾身之動又豈有二哉

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皆天之動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皆地之動也人之一身頭圜象天足方象地外之四肢内之五臟皆與陰陽相為流通故易之八卦為首為腹為足為股為耳為目為手為口於以見陰陽奇耦之畫未嘗不與吾身相應六爻之動即吾身之動吾身之動即天下之動天下之動即天地陰陽之動而非有二也兹其所謂貞夫一者乎大傳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

行其典禮夫行典禮而先之曰見天下之動斯動也即禮也非禮之外別有所謂動也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庸用也中庸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禮若何而用禮若何而行達于見天下之動則可以用禮可以行禮矣達於天地陰陽之動即吾身之動吾身之動即天下之動則可以用禮可以行禮矣達於貞夫一之吉則可以用禮可以行禮矣嗚呼不至於此則雖知及仁守雖莊

以治之聖人猶有不滿之意故曰未善也禮豈可以易言哉動豈易於合禮哉嗚呼知易則知禮矣

凡事者所該廣矣精粗細大皆是也豫則立前定則立也言未出而前定事未形而前定行未著而前定未出未形未著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是不睹不聞也可以觀中焉觀誠焉觀性焉道前定何也正謂中也誠也性也亘古常定無終窮也言行事亦道也學者用力之要何先曰謹獨何謂豫非安排較計之謂也

誠立自然前定也安排較計者臨事未必不顛錯則不可以言定矣誠立而前定者精當而不差從容而不亂如是而言可也擬之而後言亦可也如是而行直己而行可也議之而後動亦可也事也道也亦莫不然此所以不跲不困不疚不窮也此之謂豫此之謂前定先覺而非逆詐也中節而非臆中也鏡中萬象非將迎也大明當空非私照也或曰道與三者並列為四何歟曰言行事固皆道也而道不

止於言行事也天地之間有形無形有聲無聲何可
究詰何可限量故包之曰道則無不該矣三才皆道
也鬼神亦道也萬物亦道也皆中庸也即性命也
諫行言聽而後膏澤下於民苟不得乎君則民何以
被其澤所謂獲者非謂以非道悦其上也有道之獲
無求於上也朋友信之則上自信之矣朋友亦非以
私情相信也信道也以道相信者淡以成以私相信
者甘以壞二者固相反也何以取信於朋友實行素

修也何謂實行孝是也何謂孝誠是也何謂誠天命之性也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聽于無聲視于無形孝子之誠天性也夫至於誠極矣而又曰明善何歟本無誠之名也但有純質而已但無僞妄而已於是强名之曰誠尚慮人之未達也又强名之曰善言誠則渾渾如也言善則渾渾者愈昭昭矣而又强名之曰明故誠身必自明善始善何待明有似善而實非善者楊墨之仁義鄉原之忠信不可不明也既論明

善誠身之道遂究極天人而言之誠者天之道其不勉不思之聖人乎何謂不勉勉以不勉也何謂不思思以不思也是謂從容中道是謂誠誠之者必明善然後能誠身一性本明有意斯昏意泯欲消烱烱自若惟明乃能擇善惟明乃能固執明者所以造乎誠者也此章亦慮學者以天道爲高遠以聖人爲不可幾及遂教之曰患不擇善爾患不固執爾果使精明剛健曰聖曰天其則不遠噫奈之何而不自勉乎自

勉當如何下文所叙是也學何所學問何所問思何所思辨何所辨行何所行曰盈宇宙之間皆性命也皆中庸也皆誠也而皆備於我學者學此也博非不約惟博斯守約矣問亦問此懼其猶有未精故問不可不審思亦思此懼其猶或易差故思不可不謹辨亦辨此懼其猶或疑似故辨之不可不明行亦行此懼其猶或偷惰故行之不可不篤五者最切於學者之身皆當精擇而固執之學問思辨既知所擇而其

行也微差則亦不足以言擇矣篤行雖已堅固而學問思辨一或少息則亦不足以言固矣故所貴乎誠之者無時而可已也已則措不措是不已也今之學者未識性命是以未識中庸學問思辨行一有未善則措之而不復加勉是所謂畫也是所謂棄暴也是所謂弗可雕弗可杇也至於此則他人何所用力乎有能豁然而省憤然而作奮大勇立大志學不得則弗措問不知則弗措思不得則弗措辨不明則弗措行

不至則勿措弗措在我不屬他人弗措即舉舉則不難進雖有序不退即進成雖有漸不斷即成好如好色信如金石志正如射期于必中心競如敵務在必克果能是始可謂百倍其力矣始可以明其愚强其柔矣始可以言誠之者矣

治民自獲上始獲乃有道之獲非諂事也獲上自信友始信乃有道之信非利合也信友自順親始順乃有道之順非苟從也順親自誠身始誠即道也誠身

自明善始明明則誠矣誠者天之道也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是也生知安行者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擇善固執是也學知困知利行勉行者也何謂誠性是也釋者以實訓誠然有實則有虛於中實離中虛中實誠也中虛亦誠也孟子言充實之謂美未大且化也誠則化矣故實之一字未足以盡誠善論誠者其惟求諸性乎性即中也太極也人人所固有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精擇之篤行以固執之此皆率性而求

盡乎誠者也學弗能弗措問弗知弗措思弗得弗措辨弗明弗措行弗篤弗措誠也不誠則措矣百倍其力弗措也措則非誠矣果能此道愚必可明柔必可強盖氣禀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而一性之靈大抵相近而無有不善患不力于誠耳既能弗措則變化氣質以復性命之正乃必然之理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誠者天命之性也誠不可傳可傳者明明即性也不

在誠外也卓彼先覺自誠自明不勉不思何其從容中非爾力得非可能此性之之事也至於設教以教人則又當自明而誠如上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明此性也此教之之事也教將以明性性明則誠至誠至則與性之者一也故下文申言之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正以見教者之誠與性者之誠無以異也

自誠明謂之性太極分陰陽渾渾者自昭昭也性之

者也自明誠謂之教陰陽一太極昭昭者亦渾渾也

由教而入也教亦性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誠之上加一至字猶言至德至神所以極形容之妙

也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非曰以誠盡性之謂也
本有此性則本有此誠非自外來也不離人僞順乎
天則斯其爲盡性而已矣有毫髮之未純不足以言
盡有毫髮之未明不足以言盡所貴乎聖人者全之
盡之而無少虧欠者也是性也非獨已有之人皆有
之物皆有之同此一誠也顔洮於親之不葬非爲人
洮也揜不善於見君子之時誠諸中者也非性然耶
故凡具此性者皆有此誠特爲妄所蔽耳妄去則誠

存一反手之閒耳聖人察乎此故必收養之而勿使失性必保合之而各正性命是所謂盡人之性也雖然謂人同此誠可也謂物亦同此誠不已過乎吁盈宇宙之間皆物也大莫大於天地誠也所謂爲物不貳是也微莫微於一毫誠也所謂德輶如毛是也然則一毫之微尚有誠而況合萬有乎萬有非多一毫非寡也皆誠也皆性也聖人輔萬物之自然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與凡山澤虞衡皆有厲禁

正所以盡其性也皆誠也贊化育參天地說者以爲盡性之功用殊不知盡天命之性則化育已行乎其中非别有所謂贊化育之事也天地不出吾性分之内非别有所謂參天地之妙也一誠而已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人之生也直安有所謂曲哉曰有直必有曲無曲是無誠也惟曲乃能有誠也然而謂之其次何也曰此誠之者也所以次于誠也致云者精求密察無所不極其至也世人不達此誠之妙以渾然

質直爲誠而不知燦然明備之爲誠也以至一不變爲誠而不知惟變所適之爲誠也以寂然靜止爲誠而不知洋洋發生之爲誠也故申言之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嗚呼以形著明動變化而論誠非洞達天人性命之奥深造中庸誠一之境豈能至是哉又繼之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然則曲能有誠及其變化則與至誠能化者無以異也一中庸也一性命也學者讀此章當涵泳致曲之

旨而體之於身則得其所謂自明而誠者庶乎謹獨擇善而知所用力之地矣

誠之至者性無不盡性者何也天命之謂性氣理具焉孟子曰形色天性蓋天命人以形色而性未嘗離也記曰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人物之生隨所禀賦有純於清且厚者焉有純於濁且薄者焉有混清濁厚薄者焉宜若甚不同也精而言之則得其清矣然清反鄰於薄得其濁矣然濁反鄰於厚又何

其不甚相遠也故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夫惟
其近且善也故好惡趨舍人所同也而物亦同君臣
父子人所同也而物亦或同孝養祭享人所同也而
物亦或同夫其所以有是靈明不昧者皆天命之性
也天生聖哲出為人物之宗主則窮理盡性至命非
天下之至誠者不能經傳所載曰成性節性彌性養
性云者是所以盡已之性也至於克綏之而若有常
性牧養之而勿使失性保合之而各正性命則又所

以盡人物之性也是性也本無已與人物之別也人人有太極物物具太極人物之太極即我之太極太極在我則化育已行乎其中非別有所謂贊化育之事也天地不出吾性分之內非別有所謂參天地之妙也一言以蔽之曰至誠而已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謂誠之者次於至誠也致者推而極之也人之生也直安有所謂曲哉曲猶曲禮之曲也曲乃所以爲誠也誠者充滿周徧無乎不在質誠也文亦誠也顯誠

也微亦誠也止誠也行亦誠也常誠也變亦誠也故
申言形著明動變化而斷之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然則曲能有誠及其變也則與至誠能化者無以異
也何也一性命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
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上章之前定此章之前知一也誠之所至自神自明

何幽不格何微不燭書所謂一日二日萬幾易所謂幾者動之微幾有善有惡善惡之幾即興亡之幾也故不待升乎隆盛而後謂之興不待極敝大壞而後謂之亡昧將之一字微有兆朕故謂之將人未覺其興亡而至誠者則知其將興將亡彼未覺者只縁此心昏昏所以不識善否之幾誠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實如天之將雨驗於山川之雲所謂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精神氣象自有感觸禍

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誠與不誠耳合於誠者謂之善善即祥也即其所由興之萌也悖於誠者謂之不善不善即妖也即其所由亡之兆也至誠如神誠即神也非誠之外別有所謂神也然則將亡者可轉為興乎曰患不誠耳夫苟至誠則幾之將然者皆在吾神明變化之中矣此之謂自作元命誠之所至自神自明微有兆眹謂之將國之興亡人未之覺也惟至誠者於妖祥幾微

之間已知其將焉見著龜動四體精神氣象孰得而揜之禍福天也善不善人也將而先知者一性之靈炯然於天命流行之中者不可誣也然則將亡者可轉爲興乎曰患不誠耳誠則皆在吾闔闢變化中矣故曰如神誠外無神神外無誠

天道之神所以能體物者誠一之至未始離於物也至誠與天道相似故神神而明之所謂格物也物格而無不明則善不善之將然者無所潛於隱

伏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蒙齋中庸講義卷四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錄監生臣孫永治

蒙齋中庸講義卷四

宋 袁甫 撰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巳而巳也所以成物也成巳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即道也非二物也自成自道豈有所爲哉循乎天則而未嘗加毫末於其間也誠成通誠者物之終始

舉天地閒皆物也有是物則有是誠終而始始而終如循環無端豈有盡際周徧彌滿畧無少罅曲折變化莫匪天則此物之終始也不誠是無物也故君子誠之為貴非特已有是物舉天下人皆有是物一草木一蟲魚皆有是物物即誠也人之言曰成已在先成物在後今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然則先仁而後知乎噫道心大同孰先孰後不明乎物奚以成已不明乎已奚以成物成已固仁也言仁則知在其中成

物固知也非仁則豈能與物無間故曰性之德也仁知雖異名其爲天命之性則一知者知此仁者仁此析之曰仁知可也總之曰德性可也性之德三字不可不涵泳有此性則有此德實然之理也仁所以成已知所以成物非實乎艮其背不獲其身何者爲已行其庭不見其人何者爲物内不見已外不見物果實乎非虚非實莫非虚靈非内非外莫非内外故曰合外内之道不可以執一論故曰時措之宜時云者

時中也自成自道非有所爲而爲之也誠者物之終始天地大物也陰陽寒暑終而始始而終皆物也山川鬼神百物之產終而始始而終皆物也人又物之最靈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終而始始而終皆物也若是者皆具形氣皆屬性命皆有終始皆物也則皆誠也不誠是無物也雖粲粲井井於吾前而我乃日用而不知則猶無物也故君子誠之爲貴以此成己則謂之仁以此成物則謂之知仁知皆謂之德

性何内何外故曰合内外之道事事皆性命物物皆性命在在皆性命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故曰時措之宜時即中庸也無偏無倚無過不及時時常中是之謂時噫此章愈可以見性命中庸之緼矣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無息二字最不可不玩味惟其無息所以不息而行道者或有時乎息焉則非誠矣不息所以可久久則必有徵驗有徵驗則自然悠遠自然博厚自然高明又言載物覆物成物即物之終始也天地物之大者也何謂配易簡之善配至德至德即易簡故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氣即道義故也我與天地相似故亦曰配天地可指實而言也悠久而曰無疆果何物耶謂無疆爲不見不聞則天地可見聞也天地雖可見

聞而天之所以高明地之所以博厚吾亦不知其所
以然也又賛之曰如此則不待見而自章不待動而
自變無所爲而自成又賛天地之道曰其爲物不貳
則其生物不測貳則有間有間則有限有限則易窮
不貳則無息無息則無際無際則不測又賛之曰天
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雖曰一言可
盡然累言又不能盡也下所言天地山水乃極言無
息之妙也中庸之道有顯微而無顯微也有小大而

無小大也有高下而無高下也有遠近而無遠近也以至廣狹厚薄深淺多寡無不皆然此未有天地以前渾全之太極也故天斯昭昭之多非始小而終大也蓋所謂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固自具於斯昭昭之中而指斯昭昭則覆物之無窮已在是矣地一撮土之多非始薄而終厚也蓋所謂載華嶽振河海萬物載焉固自具於一撮土之多而指一撮土則載物之廣厚舉在是矣山一卷石之多非始卑而終髙

也葢所謂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寳藏興焉固自具於一卷石之中而指一卷石則山之廣大舉在是矣水一勺之多非始淺而終深也葢所謂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固自具於一勺水之中而指一勺水則水之不測舉在是矣由是言之藏至大於至小而小所以爲大也藏至厚於至薄而薄所以爲厚也藏至高於至卑而卑所以爲高也藏至深於至淺而淺所以爲深也謂之藏而非藏也微所以爲顯也隱所

以爲見也不睹不聞所以爲睹聞也獨所以爲對而一所以爲十百千萬以至於無窮也此悠久無疆之義也此所以貴於不息也是故致知非真知則爲徒知不知而力行則爲㝠行何者不真識天地山水則不識誠不識誠而漫曰吾孳孳不已焉吾恐斯昭昭撮土卷石勺水皆非真者雖竆年之力竆終身之力其所到亦非中庸之道也如能識其所謂天地山水則自能識誠既識誠則雖欲息也其可得乎而或者

亦有畧識其真則是斯昭昭撮土卷石勺水已有以窺之矣而立心不純用工不繼自止自畫則何以至於無窮不測廣大廣厚之極致耶然則不知而冥行與不能行其所知者皆不足言不息也皆不足言至誠也引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以見窮理盡性至命者惟文王足以當之文王即天也故詩人配偶而言之於嘆辭也穆美也嘆息而言美矣哉天之命乎何其亘萬古而無終已乎子思於是斷之曰天之所以

爲天也於乎亦嘆辭也不顯顯也文王豈不甚昭顯乎何其純乎純而無一毫之間斷乎子思於是斷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而又申言之曰純亦不已言文王之純即天命之不已也曷謂純曰不識不知是也

學者欲識誠當玩味無息二字惟其無息所以不息道本無息而行道者或息則非誠矣不息所以可久久則必有徵驗有徵驗自然悠遠自然博厚自然高

明又言載物殰物成物即物之終始也天地物之大者也配云者猶易簡之善配至德至德即易簡也我與天地相似故亦曰配天地可指實而言也悠久而曰無疆果何物耶噫可指實而言者是可以言盡也道可以言盡乎故謂之無疆無疆之語旨哉善言誠者曰弗措也不已也無息無疆也如此而已如此則不待見而自章不待動而自變無所爲而自成又賛天地之道約以一言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何謂不貳太極也易之一畫也不二者二之所從生生生不窮以至於十百千萬孰得而測之何也同此物也為物者此也則生物者亦此也物者何誠是也不誠無物也以一言為未盡又累言賛之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髙也明也悠也久也皆賛嘆之辭也下所言天地山水皆有及字天豈積斯昭昭而後及於無窮耶地豈積撮土而後及於廣厚耶山豈積卷石水豈積一勺而後及於廣大不測耶非然也未有

天地山水以前已有此無窮已有此廣厚已有此廣大不測及夫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固已微之顯也薄之厚也卑之高也淺之深也萬古一日而已斯昭昭之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至顯也然而至顯者即至微者一隙之明不謂之天可乎撮土至薄者戴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至厚也然而至厚者即至薄者一簣之進不謂之地可乎卷石勺水至卑淺也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黿鼉

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至高深也然而至高深者

即至卑淺也一卷一勺不謂之山水可乎由是言之

未有微而不顯者未有薄而不厚者未有卑而不高

者未有淺而不深者亦在乎無息而已詩述天與文

王皆發嘆而言之涵咏此處令人感動中庸一書惟

善讀者知之或言性而不及命知其爲言命也或言

命而不及性知其爲言性也或不言性命而言天地

萬事萬物之理知其皆性命也今此章援詩爲證則

無說性命最為明切曰於穆天命又曰文王之德之純天命與德性配偶言之又斷之曰純亦不已則知德性之純亦天命之不已性不離命也命不離性也渾渾乎一誠而無二也噫子思可謂深於性命矣可謂妙於論誠矣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此章極力形容至誠之道也既曰大哉又曰洋洋又曰優優無非發揮此誠也萬物之生育皆天地之造化也而曰聖人之道何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不可一日而無聖人也故聖人在上則山川草木鳥獸魚鼈無一不得其所皆聖人洋洋

優優之大道海涵而春育之也孔子之稱堯曰大哉
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季札觀韶
樂曰大矣如天之無不覆也大與天同故曰峻極於
天天之所以覆萬物者此誠也聖人之發育萬物亦
此誠也此其所以爲洋洋優優也夫洋洋優優之大
道尤於禮乎見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經禮曲禮皆
誠也皆天也非人之所爲也而曰待其人而後行何
也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禮者天所秩用斯禮者

人也即天也非人以私意僞爲也大哉禮乎上際下蟠何往非禮古往今來何物非禮因考之室則有奥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皆禮也郊社以仁鬼神嘗禘以仁昭穆饋奠以仁死喪射鄉以仁鄉黨食饗以仁賓客皆禮也故孔子語門弟子曰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又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是故明乎禮則所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皆在是矣明乎禮則所謂致

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皆在是矣何者天此禮也人此禮也即性命也即道也治已此禮也治人此禮也即修道也即教也禮之有品節中也有節而可樂即和也中和一理也三千三百之儀洋洋乎廣大無際者即天地之所以位也即萬物之所以育也天地萬物一致也中庸之書首句雖止言性命而不言禮至此則知所謂窮理盡性至于命者皆禮也學者不可不以禮觀中庸也茍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曰道(曰

德名有二耳德至於是而道凝於是果有二耶天命之謂性率此則爲道得此則爲德德者得也實得於已萬變莫傾故謂之凝苟非實有諸已則雖曰得道未至於堅凝貞固猶未保其不失也鼎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命即道也道凝則命無不凝也一元之氣生於春長於夏成於秋至冬則堅凝易曰陰始凝也元亨利貞之四德即春夏秋冬之四時故堅凝貞固於時爲冬於德爲貞是道也天道也性命之道也

中庸之道也中庸即禮也子思論禮而及於道德正夫子所謂吾道一以貫之也自此以下多說禮學者當會通而觀之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德性而又曰道問學何也蓋世有抱負粹美之質而無師友磨礱之功終至於卑陋而不光明者矣是問學不明固非能尊德性者也然至於孜孜參訂極其詳博自以為得聖賢之學而於本有之德性未

能洞徹融通則所謂問學者非眞問學矣致廣大而又曰盡精微何也蓋世有規模闊大而忽畧於節目纖悉之間者其弊將汗漫而不知底止是精微不盡固未足以語廣大也然至於一事一物較計微芒自以爲有文理密察之功而未能先立乎其大者甚而流於支離苛細之弊則所謂精微者非眞精微矣極高明而又曰道中庸何也蓋世有識見超卓之人高視物表而終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矣是不依乎中

庸固未足以語高明也然至於所志所行不出乎步武尋丈之間遂自以爲中庸不過如此而性命道德乃漫不加省則所謂中庸者非眞中庸矣噫孰有知德性中庸本不相離者乎德性者問學之根基問學者所以發揮其德性故德性尊於此即問學由於此無二致也此中庸之教也孰有知廣大精微本不相離者乎大包宇宙而一物不遺細入毫髮而天地在內故廣大致於此即精微盡於此無二致也此中庸

之教也孰有知高明中庸本不相離者乎堯舜之道只在徐行後長精義入神只在日用常行高明極於此即中庸由於此無二致也此中庸之教也以至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莫不皆然新故亦非有二致也新即故故即新也日月萬古如故而光輝萬古常新豈有兩日月哉彼蹈常襲故而不知神用變化者固未免滯而不通亦有脫去拘泥之病而不肯率由乎典常者又不免蕩而無法善學者始終如一緝熙光明

不離乎故而日新又新此亦中庸之教也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厚與禮實相關也有敦厚之質者必不流於浮偽之弊此其所以可學禮也若為人重厚而無禮以節文之不幾於朁不立無文不行此亦中庸之教也總此六句以崇禮之無相搬故曰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言於後愈見夫道德性命一貫之理其歸不出乎禮也是故居上而好禮則驕盈無從而生為下而循禮

則倍畔無自而作不驕不倍上下咸宜皆中庸也處
有道之世則諫行言聽而足以興人之國處無道之
時則危行言遜而足以自保其身引詩仲山甫明哲
之語以言所以能保身者乃吾之明哲能見幾而作
故也夫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又曰天下有道則
見無道則隱此聖人教人以進退出處之大致也然
則國無道惟有奉身而退巻而懷之耳今乃曰默足
以容者何哉噫茲其所以爲中庸之道也吾夫子嘗

有言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葢亂世危言則禍必及身曰默曰孫非中庸乎夫子又嘗自爲委吏乘田矣所謂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亦惟安於義命而已若夫高蹈丘園隱居求志如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固將以待天下之清又有爲時而出殺身成仁如比干之直諫而甘心就死此又因地位而爲之中庸之道非執一者所可爲也賢者可俯而就不肖者可企而及是之謂中庸

大字已足以形容此道猶以為未也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葢言彌滿六合生育無邊此所以為大也又曰優優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葢言曲盡變化至纖至悉者乃大之實也待其人而後行子思每提起人字使識人之所以為人者其旨深矣何謂人下所言至德凝道者是也德不至則道不凝惟實有諸已則堅凝而不變斯人也其盡人之所以為人者歟是故君子而下皆敷暢此旨尊德性而道問學德

性者問學之根基問學者所以發揮其德性兩者不相離惟君子無盡之所以貫天人之道會性命之極也致廣大而又曰盡精微何也言兩者不相離也君子知廣大中自有精微精微乃所以爲廣大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極高明而又曰道中庸何也亦言兩者不相離也惟君子知高明中自有中庸中庸乃所以高明夫婦之與知能行所以爲聖人之不知不能也新與故亦不相離日月萬古如故而輝光萬古

常新知新固不出乎溫故之中然徒守故常而無緝
熙光明之益何新之有淡而不厭乃所以為新也厚
與禮亦不相離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
厚小人以薄非篤厚者固不能學禮然有美質而無
禮以品節之不幾于野乎簡而文乃可貴也此五句
皆舉兩端相對而言舉兩端則中在其中矣夫子嘗
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前既言禮儀威儀此又
以崇禮終之道以禮為的禮以中為的禮即中也即

誠也是故居上而好禮則不驕爲下而好禮則不倍處治世以禮則言足以興邦處亂世以禮則默足以保身又引詩大雅以見明哲保身之義或曰保身以緘默皆中也身也者父母之遺體求生害仁固失天則輕捐遺體亦匪中庸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

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徳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説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

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正為小人無忌憚之中庸而發此論也世間愚賤之人所以敢於自用自專者固其資禀氣習之使然亦由見識昏闇自謂我欲行古道而世俗不識反謂我為非此見一定遂為痼疾終其身不可解嗟乎居今反古寧不可嘉然所謂古道者特未易言耳夫中

庸之道古道也合天下之智以為智而不自用其智合衆人之能以為功而不自專其功所謂善世而不伐勞謙有終玆豈非中庸之道乎今以愚且賤而乃自用自專變今之俗違古之道自招烖殃尚不知悔之人也正所謂反中庸者也故聖人深鄙之且夫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乃可為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萬古不易之道也彼何人斯輒敢反古之道此端一啟將見天下紛紛乎不可定

矣豈天無二日之謂乎孔子之作春秋所以能使亂臣賊子懼者無他惟尊王而已矣故其書法必以王冠於每歲之首皆所以明天下之大分正萬世之綱常而消斯人僭擬之萌也雖然周室既卑矣國異政家殊俗而風雅變矣豈復能混四海爲大同乎然齊桓晉文猶知尊天子以明大義而列國諸侯朝於王所者尚班班可見也中庸言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子貢言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

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葢周室雖已衰微而制度文爲粲然具在故家者舊猶未盡泯則所謂車之同軌書之同文行之同倫至有周之季尚足以繫人心而同風俗吾夫子念念不忘周正爲此也夫制禮作樂必有天子之德又有天子之位乃可爲耳有德而無位有位而無德皆不敢作禮樂何則禮樂之道與性命通性命雖人之所同而能盡性立命者幾何人哉不能盡性立命則於禮樂乎何有是故有

可以作禮樂之德又有可以作禮樂之位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人也至於吾夫子雖備天下之大德而不居天下之尊位故制作不見諸行事而禮樂僅託諸空言人以爲夫子之窮而在下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達而在上者若不同也而吾以爲無不同也何也兩君相見之盛典與在畎畆之中事雖不同其爲禮樂相示則一也得時得位而形於制作與有德無位而不敢作禮樂者隱顯雖殊而其道則一也

蓋所謂不敢作者非置禮樂於無用也特無位以行之故不得施諸朝廷放諸四海耳若夫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何嘗斯須去身耶故繼之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他日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又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曰吾能徵曰吾從周夫子體太一之妙洞性命之理無一念

不在禮樂無一日不講禮樂衛君待子而為政子欲以正名為先其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陳恒弒齊君夫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凡此皆興禮樂之規模也聖人固未嘗專執夫不敢作禮樂之説而坐視天下之淪胥以敗也非特如此而已從周之言雖未嘗豢用夏殷之禮及其答顔淵為邦之問則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損益四代之禮樂亦未

嘗執一焉夫道無方所無體質在在有中庸在在有
禮樂故聖人之論禮樂也錯綜其辭不膠於一始而
曰經禮曲禮申之曰非天子不議禮又合而言之曰
不敢作禮樂又不無言樂而專論夏殷周之禮皆所
以明夫不可執一之道也王天下有三重焉諸家說
三重各不同愚謂三重只當本上文之旨葢夏殷周
三王之有天下也皆以禮爲重夏禮殷禮周禮上文
列此三者而繼之以三重則是王天下者所重在禮

固三代之所同也嗣三代而有天下者苟能明此三重之意庶幾可以寡過乎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惟中則不過過焉者皆非中也聖人不敢言無過而止言寡過此其謙謙不自足之心即所謂禮也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此當子細玩味經㫖上謂達而在上者下謂窮而在下者如夏殷之禮可謂善矣然歷時既久文獻不足雖欲考證而語焉不詳人

執信之至吾夫子雖善於禮然不得尊位道不可行方且毀於叔孫圍於陳蔡歷聘諸國老死而卒不遇以是知德位不可以闕一也君子之道而下其諸有位以行其德者乎本諸身既無愧矣然驗諸民而未信是在我猶有可議也猶未契於中庸之道也徵諸庶民不過施之當今耳苟徒合乎今而未合乎古是吾之所行視三王猶有舛也猶有虧於中庸之道也然三王乃人道苟合乎人而未合乎天是吾猶未能

與天地合其德猶未能與鬼神合其吉凶猶未致極乎中庸之道也夫至於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可以止矣猶且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何歟豈百世聖人之道又有出乎天地鬼神之外者歟又有妙於中庸者歟曰非然也言三王而又言天地鬼神似有天人之别也或者不察則謂三王為淺近天地鬼神為深遠歧天地人而二之於道大有害子思子遂於天地鬼神之下又申之曰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則天地鬼神也聖人也何幽何明何深何淺何遠何近洞然一致何有疑惑此所謂中庸此所謂性命故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言此道通天人決知天之無異乎我故謂之知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言此道通古今決知聖人之無異於我故謂之知人是知也非有高深幽微不可測度之神也不過曰中庸而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即上天之無聲無臭愚不肖之與知與能即鬼神之不可見不

可聞造端乎夫婦即察乎天地能盡其性即可以贊
化育昧者梏於形體之異但見天地自天地鬼神自
鬼神人自人所以不能知人亦不能知天旣未能知
安得質諸鬼神而無疑安得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惟明道之君子讀天命之謂性則知性不離命命不
離性讀率性之謂道則知天不離人人不離天讀修
道之謂教則知物不離已已不離物此之謂一此之
謂誠此之謂中庸中庸無方所無體質事事有中庸

物物有中庸在在有中庸所謂知天者以此而知也所謂知人者以此而知也夫惟中庸之道愈久而愈無獘如其有一毫之偏則目前雖未遽見其害久久未有不獘者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看三箇世字見得世世可以常行非若一偏一曲之小道僅為一時之可觀而已大凡言動有毫釐未盡善處則不可以為世之法則古人雖是小節亦無往不致謹道無大小無衆寡皆不可慢稍有不謹即招悔

尤衆所觀瞻豈容掩覆吾非欲為人之觀瞻而後謹也亦非欲為人之法則而後謹也道自不容不謹也是故惟明於至誠謹獨之學者然後其言動可為世法後世賢者或負其髙明之資以為小節不必拘況是以言行之閒不耐檢點殊不知一動不謹一言不應人皆得以議其後况望其為世道為世法為世則豈可得哉嗚呼盡亦反求其所謂知天知人者乎如果能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則天人之

道盡備於我言行之間安有玷闕惟其未明夫中庸天人之道所以摭實者皆泥紙上之陳言談妙者昧經世之實用各墮一偏而未底厥中宜乎言而易失行而易弊不足以望古人之純全也子思子探其本於知天知人而後繼之以言行法則之論厥有旨哉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此語尤更警省學者夫遠難乎其有望也非真如玉之在山珠之在淵安能有望近難乎其不厭也非真如桑麻之可衣穀粱之可

食安能不厭詩言令聞令望又言萬民所望大凡人有素望者雖不待發見於容貌聲氣之間而已足以感人動物雖不朝夕與之薰染親炙而四方萬里同心向慕有不期然而然者此所謂遠之則有望也子問公叔文子於使者使者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夫子有疑焉蓋謂近之不厭非有盛德者不能爾而公叔文子則固未足以進此也引詩在彼無惡在

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而子思復發明蚤有譽之辭學者讀到此皆疑君子不當有求名之心加一蚤字則又似有汲汲惟恐少緩之意毋乃啓人要譽之念乎曰不然此正所謂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者也若不觀諸徵驗何以見吾之實德令人每謂人之毀譽何足恤殊不知古人用心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没世而名不稱則君子以為深疾易曰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觀民也苦不自知不觀諸

民則何以為吾之徵驗也故丁寧其辭曰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言不如上之所言而能蚤有譽者萬萬無之其欲人之猛自省悟如此此中庸至緊至切之教也

愚賤之人自用自專冒焉變今之俗還古之道自取禍裁必矣議禮制度考文天子事也而豈愚賤者可為耶今指當時也周室雖衰典禮未墜所謂車之同軌書之同文行之同倫尚足以繫人心而一風俗有

如制禮作樂必德位兼全乃可爲耳吾夫子有德而無位雖不敢作禮樂而未嘗不學也夏禮不可考證殷禮雖存而不用惟周禮乃時王之制吾嘗學之矣所從者周而已矣三重者謂夏殷周皆以禮爲重也明此三重之義以禮制中其可以寡過矣乎上謂達而在上者下謂窮而在下者如夏殷之禮雖善然無所考證如孔子雖善於禮然不在尊位則皆無以使人之信從正以德位不可闕一故也君子之道以下

其諸有位以行其徳者乎言時王也繼周而王者亦是也本諸身固無愧矣又當以庶民爲徵驗民苟弗信猶未也民信矣宜於今不合於古猶未也三王人道也合乎人不契乎天猶未也至於建天地質鬼神可以止矣猶曰俟聖人何歟豈聖人又有妙於是者歟非然也於天地鬼神之下復申言聖人者正所以貫天人於一致也又繼之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言此道通天人決知天之無異乎我故謂之知天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言此道通古今決知聖人之無異乎我故謂之知人所知何知也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即上天之無聲無臭不睹不聞之獨即鬼神之不可見不可聞知天者以此知人者亦以此知無所知故無不知使其有知則不能知因言百世不惑又接世字以申明可傳可繼之義動為世道行為世法言為世則遠而為人所仰望近而不為人所厭射引詩振鷺之章以明不如此而能蚤有名譽者

未之有也噫君子豈有求名之心哉名亦性命中當然之理耳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夫子天縱之聖即是堯舜何必祖述即是文武何必憲章然聖人之心未嘗見已之為聖若見已之為聖

即非聖人聖人謙謙然常自以爲不足一則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二則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云云以此知大聖人未嘗不好學未嘗不以古人爲法堯舜之稽古文武之繼述皆此道也而謂夫子獨不然乎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律法也襲因也堯舜文武之道不出中庸天時地理不越中庸中庸即陰陽也即性命也即誠也即一也天時水土能外陰陽性命乎能外誠一乎從天命之謂性一

句若真是透徹則仲尼一章不待句句解說自有渙然氷釋怡然理順者矣學者但當看律字襲字聖人未嘗有一毫私意無非順天地之自然所以能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若有一毫私意豈能與天地相似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若有一毫私意豈能與四時日月相似錯行代明不可不玩味四時日月一陰陽也陰陽一中庸也人第見日昱乎晝月昱乎夜晝夜往來不窮而不知中庸則一也人第

見春作夏長秋斂冬藏相更相禪以成歲功而不知中庸求之不見其始窮之不見其終往而復復而往新而故故而新只此便是中庸何必别求所謂中庸若於錯行代明之外更求中庸之妙則大誤矣喜怒哀樂未發只在錯行代明中及其發也亦只在錯行代明中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只在錯行代明中博厚高明悠久無疆亦只在錯行代明中非特此也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只在錯行代明中聖人之所不

能知不能行亦只在錯行代明中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只在錯行代明中位天地育萬物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亦只在錯行代明中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千變萬化不出乎陰陽剛柔仁義之外且夫陰與陽若相反剛與柔若相反仁與義若相反然而實未嘗相反也太極未判渾然至一太極既判不可相無無陽而無陰可乎剛而無

柔可乎仁而無義可乎惟其不可相無也故有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剛中之柔柔中之剛仁中之義義中之仁其代明也其錯行也所謂四時五行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宫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此所以生生而不窮此所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也人有五官配五行食五味别五聲被五色而陰陽剛柔仁義具乎中而又有聖人者焉

出類拔萃備道全美肅乂哲謀聖之德上應雨暘燠寒風之時肅焉而時雨順之乂焉而時暘順之哲焉而時燠順之謀焉而時寒順之聖焉而時風順之其謂之時也正所謂代明錯行周流不窮各當其節而不相陵犯之謂也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各得清和任之一偏而皆不及吾夫子之集大成吾夫子之所以集大成者惟其時而已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安行乎時義之當然而意必固

我一毫不立此所以始終條理金聲玉振卓乎爲羣聖人之冠者只是時之一字耳其謂之時也即所謂中也聖人備陰陽剛柔仁義之全上配四時五行以爲五典五禮之宗主五者何也中也五服五章五刑五用皆五也即中也鄉遂之制自五家爲比始軍師之制自五人爲伍始皆五也即中也即九疇之居中也即八卦之虛中也河圖洛書八卦九章即所謂並育不相害並行不相悖也即所謂四時錯行日月代

明也即所謂天命之謂性也性命之理固不在陰陽剛柔仁義之外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德本無大小之别然未嘗無大小之名或小或大何往非德川流敦化正所以見德之渾融周徧無乎不貫與錯行代明並育並行固一義也熟味此兩句反而觀夫斯昭昭一章可以油然自得也矣斯昭昭一撮土一卷石一勺水正所謂小德川流及其無窮及其廣厚及其廣大及其不測正所謂大德敦化其流也一息不停

其化也萬古不變一息不停者亦萬古不變萬古不變者亦一息不停何小何大渾乎一貫敦化二字不可不玩味坤厚載物乾健不息備乾坤之德故謂之敦化故能生生不窮子思子斷之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此章全是稱頌孔子合云此孔子之所以爲大乃曰天地之所以爲大何也嗚呼天地非孔子乎孔子非天地乎是可以加一毫之擬議乎

夫子即堯舜也何待祖述即文武也何待憲章於此

見敏求不厭之心焉律法也襲因也天時有生地理有宜法之因之而已何識知哉物有彼此則有區別有區別則有取舍惟夫子則猶天地之涵育萬物無有彼此何物不持載何物不覆幬物相錯則易差相代則易亂惟夫子則如四時日月錯行代明何終何始物之生也並則爭爭則害道之行也並則敵敵則悖惟夫子則融貫變通並育並行無適不可德本無大小之名然亦未嘗無小大之別小德則川流大德

則敦化其流也一息不停其化也萬古不變萬古不變者亦一息不停一息不停者亦萬古不變此章專頌夫子合云此孔子之大乃曰天地之所以為大何也噫天地非孔子乎孔子非天地乎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寛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

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反覆賛詠聖人與天地爲一處自古聖人者首曰聰明亦曰智勇亦曰睿聖臨莅天下非聰明睿知則何以照燭萬微鼓舞羣動此所謂生知天縱之資非可以學而能也故謂之至聖腦頭上將一聖字貫下面數句所謂有容有執有敬有別皆從聖字來寛裕

温柔發强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十六字如何無得而聖人乃備於一身聖人非於用柔之時曰吾不可不寛裕温柔也於用剛之時曰吾不可不發强剛毅也以至齊莊中正文理密察皆自然中節非有意爲之若使一毫有意即不是中庸即不是聖人聖人所以不可及者如一元之氣運行周流春自然和夏自然暑秋自然涼冬自然寒正所謂錯行代明正所謂並育並行聖人之盛德惟一時字可以形容故孟

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然所謂時者豈有意爲之哉天無意聖人亦無意其容也自然并包其執也自然不動其敬也自然安安其别也自然井井是四者循環無端不可窺測聖德至大故謂之溥博聖德至深故謂之淵泉聖德無所往而不在故謂之時出之此所謂聖之時也此所謂中庸之妙也學者不善讀書但見齊莊中正有一中字不知讀聖經者當領會言外之意事事皆有中微有間斷則何緣能溥博淵泉

而時出之不至於聖之時則何緣有臨矣而又有容有容矣而又有執有執矣而又有敬有敬矣而又有別源源乎如是其不窮耶易所謂窮神知化孟子所謂大而化之此聖人之時也此中庸之至也又申言之曰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可謂塞天地而橫四海綏斯來而動斯和矣非聖乎非中庸之至德乎猶以為未也又言聲名之洋溢在中國者未足為至行蠻貊者乃

可為至舟車人力之所及天覆地載之所容日月霜露之所被有知無知有情無情凡囿形於宇宙之內而有血氣心知之性者其尊之親之若出一人上配皇天無有限極嗚呼斯其所以為聖乎斯其所以為中庸之至德乎斯其為窮理盡性以至命乎雖然前章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此乃言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毋乃有淺深之閒耶前章不言仲尼之所以為大經言此天地之

所以為大毋乃天與聖人猶為二故可以作配言耶此學者之所以不能無疑也嗚呼本無可疑何庸致疑見即不見不見即見動即不動不動即動無為即行行即無為一也此所以民莫不敬莫不信莫不悅亦一也惟其一也故作配由是觀之不可以有隱見動静作止言也亦不可以無隱見動静作止言也故吾於中庸之首即曰天命之謂性性不離命命不離性性命一也率性之謂道天不離人人不離天天人

一也修道之謂教已不離物物不離已物我一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顯一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一也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人鬼一也此一即誠也即太極也即太一也即中庸也

聖無不通也加至字則無不通也至矣然不過盡性而已盡性則五者之德自然無備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别一性盡則五者俱有性不盡則焉能為有所

謂不誠無物也是五者至周徧至深廣隨用隨出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時者何中也天命之性也又賛美之曰如天如淵而民莫不敬信且服是宜聲名四達覆載之内合敬同愛上配皇天無有限極吁斯其爲窮理盡性至命之聖乎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經常也即庸也立天下之大本大本即中也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位天地育萬物皆中庸也肫肫其仁肫肫純也淵淵其淵淵淵深也浩浩其天浩浩廣大也嗚呼至矣哉或者謂到此地位聖人即天地天地即聖人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可也而乃曰知天地之化育夫旣與天地爲一如何着得知字殊不知乾知大始乾可以言知而聖人獨不可以言知乎此所謂知者豈知見之謂乎詩之美文

王曰不識不知孔子曰無知也是故達無知之妙者始可與語知矣始可與語不倚矣始可與語誠矣此之至誠即前章之至聖此之夫焉有所倚即前章之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之其淵其天即前章之如天如淵如天如淵猶可以如言其淵其天則不可以如言矣噫不可以如言與可以如言者果爲二乎果可以僞劣言乎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曰其曰如之謂也子思子又曰誠則明矣明則誠

矣如即其其即如之謂也此皆中庸之妙也又斷之曰茍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天下之至聖即天下之至誠曰誠曰聖皆天德也皆中庸之妙也謂之如天如淵可也謂之其天其淵亦可也學者患不明中庸耳果明中庸將昭如日月而又何以擬議為乎

上言至聖此言至誠一也大經者五典之常道經綸者若治絲然有條理而不亂也此常道根本乎天性

此常道化生乎萬物本立而道生也立猶修身道立之立知猶乾知大始之知非至誠不能立不能知然此常道亦不過曰中而已故繼之曰夫焉有所倚聖人經世非遺世日用常行何倚着之有子思極力發明中庸二字當於此處細玩以愈見夫誠即中庸中庸即天命之性肫肫淵淵浩浩皆贊嘆之辭以言純乎深乎廣大乎何可以形容盡也此章其淵其天即前章如淵如天如淵如天猶可以如言其淵其天則

不可以如言矣不可以如言者一也固云者固有也

非固有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此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

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上面累章讚詠聰明聖知之德其言可謂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然學者須知中庸只是日用常行初非幽深高遠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只是允恭克讓舜

在側微玄德升聞只是温恭允塞夫子天縱將聖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只是學不厭教不倦大凡聲光之在外者雖極其烜赫然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德盛而志愈謙道大而心愈小聖人非有意爲之也道本無可矜衒人自矜衒耳不矜衒者藏而自顯久而愈章好矜衒者暫焉雖著隨即泯滅矣聖人以此爲君子小人之判蓋爲已之學何必汲汲於求人之知苟先萌求知之心即非爲已之學闇然而日章者退後

一步光焰萬丈的然而日亡者溝澮之水涸可立待然則學者當何擇哉子思子欲發明衣錦尚絅闇然日章之道於是又接續言之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大凡冷淡者易得厭斁惟君子雖淡而不厭簡直者文采易不足惟君子雖簡而甚文温醇者未必就條理惟君子雖温而又能井井不亂此即是中庸之道也大羹元酒清廟之瑟遺音遺味誰其厭之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有親有功文莫過此温潤

縝栗比德於玉玉振條理聖之事也此非深造中庸之至德何以至此夫子大聖猶且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者正以此道無窮而至誠無息故也學者用力於道只在溫簡冷淡中即所謂尚絅也所謂闇然也其理也其文也其不厭也非錦乎非日章乎然此道須在致知上知得透徹乃可以入德故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三箇知字不可不玩味遠即近也微即顯也風之自易曰風自火出

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化型一家風也言行在我自也一國之風天下之風未有不自言行始勿求於風知自即知風矣勿求於遠知近即知遠矣勿求於微知顯即知微矣凡人常欲知遠而未嘗知遠之近常欲知風而未嘗知風之自常欲知微而未嘗知微之顯故馳騖乎四方萬里之外而几席之下反有所不察探索乎茫昧深幽之域而日用之間反有所不辨此不足以語知矣所貴乎知者心如太空六

通四闢舉目所見皆道也盈耳所聞皆道也致知如此則必不固滯必不疑惑而可以入德矣如其膠轕乎事物之中眩耀於聲色之末而本心之靈障蔽湮塞去德不亦遠乎子思子極力發揮所謂衣錦尚絅闇然日章之道至此尤更分明故引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所謂無惡於志者猶言無愧於心也又繼之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

漏此即無惡於志之謂也此書首言謹獨末亦言謹獨然中間所言者非謹獨乎曰所謂謹獨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義也子思之論鬼神之德亦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中庸一書專是言誠誠即謹獨之謂也非于性命中庸之外別有所謂誠也中庸即誠也性命即誠也誠者不息不已之謂也故曰至誠無息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苟有隱見顯微之閒則息矣已矣不純矣不

誠矣非中庸矣非性命矣君子所貴乎謹獨者以其無獨不獨之間也無獨不獨之間者以其無顯微隱見之間也無顯微隱見之間者以其本無息也本無已也本中庸也本天命之謂性也故屋漏闇室之中大賓大客之前無獨不獨之間也閨門婦子之際宗廟朝廷之上無獨不獨之間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獨不獨之間也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無獨不獨之間也斯昭昭一撮土一卷

石一勺水及其無窮及其廣厚及其廣大及其不測無獨不獨之間也無獨不獨之間則一毫非少邱山非多也目前非近千歲非遠也人事非著鬼神非幽也富貴非尊貧賤非困也平靜非泰患難非否也中國非安夷狄非危也我非此物非彼也陽非闢陰非闔也陰陽無獨無不獨也彼我無獨無不獨也獨必有不獨微必有顯也隱必有見也不睹必有睹也不聞必有聞也可畏哉可懼哉噫通乎此者可語謹獨

矣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皆謹獨也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别皆謹獨也世之論者以謹獨爲學者之事非聖人之事夫聖人學者則固有閒矣然謹獨雖聖人不廢也若謂至聖至誠無事乎謹獨生知安行無事乎謹獨則堯舜不必兢業禹不必勤儉湯不必危懼文王不必小心武王不必祗懼周公不必坐以待旦孔子不必不厭不倦矣說者之言特未深達乎所謂獨者如何耳獨即伏羲

所畫之一也此一未有天地之前固有之也即太極也即太一也即太始也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即天命之謂性也謹者謹此也外此無他道也此中庸一篇之宗旨縱說横說不外此也語大語小不外此也一即百千萬億算計之所不可窮者也百千萬億算計之不可窮者即一也然則中庸之書首言謹獨末亦言謹獨中間所言無非謹獨讀聖人之書苟非此心虛明洞達迎刃而解乃欲於繚繞牽制中求義

理之趣亦感矣是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敬固自敬而人之敬己亦一也不待動而後敬其止也無非敬也不待言而後信其默也亦無非信也道固無動静語默之閒也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然則道豈在多言哉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然則道豈在賞罰之末哉非無言也言本無言也本無言則雖終日言可也非無賞罰也賞罰本非賞罰也本非賞罰則曰賞曰罰皆德也故引詩曰不

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夫子之稱舜曰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夫不言不動而自足以感人動物是果何爲而然於此亦可以悟矣又引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皆所以發明不言不動之旨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說者曰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此爲始末相貫嗚呼中庸之書無一言而非性命

也無一言而非無聲無臭也性命豈微𢿱聲臭果無𢿱性命微則事物爲顯𢿱無聲無臭爲妙則有聲臭非妙𢿱噫孰知中庸之書無一言非性命也而亦無一言非有聲有臭也道不可以微顯論也皆微也皆顯也皆非微顯也道不可以有無論也皆有也皆無也皆非有無也毛猶有倫而不可損也無聲無臭而不可增也至矣之妙非可以言語盡也此所以謂一也此所謂誠也此所謂性命也此所謂中庸也故曰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道無可矜衒者久而愈章好矜衒者暫焉雖著隨即澌盡矣淡中有不厭之味簡中有可觀之文温厚中有井井秩秩之條理此所爲尚絅也所謂闇然而日章也知遠之在近知風之有自知微之可顯以此爲入德之要則不必表暴於外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盍亦内省乎省己而無疚病也斯可以無愧於心矣勿謂人不我見也人尚可欺吾心不可欺也然則君子

之所不可及者其惟爲善於人之所不見乎不愧屋漏何待言動而民敬信時靡有爭何待賞罰而民勸懲有不顯之德則篤恭而天下平矣何待聲色而民化服大聲色而人化服者末也泯聲色而人化服者德也此德豈舉之莫能勝哉一毛之輕耳雖然毛尚有倫迹也聲臭俱無則至矣無聲臭而曰天之載載事也事曷嘗離道道曷嘗離事總道不可以微顯論也皆微皆顯皆非微顯道不可以有無論也皆有皆

無皆非有無毛猶有倫而不可損也無聲無臭而不可增也至矣之妙非可以言語盡也通一篇而觀之子思子首論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教人以由道復性則指示未發之中中節之和而切已工夫則在乎謹獨於是援夫子之言君子小人之中庸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舜顔子子路之言行素隱聖者之出處其發明可謂至到矣費隱而下論造端乎夫婦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先施朋友君子反身宜室家樂妻孥

順事父母孝享鬼神無非人倫始終之道復證以舜文武周公之事推及於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喪祭之禮郊社宗廟禘嘗之義而蔽之一言曰孝者非他也即天命之謂性也哀公問政而下論修身事親知人知天之道五典三德之不同而所以行之者一生知學知困知不同而及其知之則一安行利行勉行之不同而及其成功則一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所以行之者一一者非他也即天命之謂性也事豫則

立而下論明善誠身之學於是極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誠明謂之性明誠謂之教至誠者極天地化育之妙致曲者有形著明動變化之序可以前知者誠也成己成物者誠也高明博厚悠久皆誠也三千三百之禮待其人而後行者誠也無德無位不敢作禮樂者亦誠也建天地質鬼神百世以俟聖人者皆誠也以夫子天地配偶言之極天下之至聖即所以為天下之至誠誠者非他即天命之謂性也

衣錦尚絅而下重述篇首謹獨之義有言有動未爲至也不言不動至矣有賞有罰未爲至也不賞不罰至矣有聲有色未爲至也無聲無臭至矣此太極也易之一畫也一所以爲十百千萬也不賞不罰不言不動無聲無臭所以爲賞罰言動聲臭也微所以爲顯隱所以爲見不覩不聞所以爲覩聞不可不戒謹也不可不恐懼也戒謹恐懼所以守中庸之道而復性命之正也吾固謂是書之作無一語非中庸無

一語非性命而切己工夫則不過曰謹獨而已矣

